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四

礦稅類

乞恤民通商疏

方萬山 萬曆十一年三月上

臣惟 帝王之康阜民生經制 國用也莫不以農商爲重務以食貨爲先圖故田賦之制紊則貧弱受累逋負日多而民與官交病催征之稅重則物價高騰百貨日耗而民與商病如是而欲與富庶之風致太平之理不可得也臣請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日者柄政大臣好任私智以紛更約束乃偶爲清浮糧之說令天下郡邑田地山塲覆行清丈議者謂其併吞遼王田地欲假此以滅其跡臣不敢

謂其非然也弊政一行流毒無巳上之人從速以自
成下之人鹵莽以塞責不旬日之間而撫按報竣爭
奏賢能之薦書上矣臣博詢之四方輿論大約稱便
者十無一二而變易　祖制增稅殃民者十之六
七也伏蒙　恩詔軫念及此除清丈均平軍民稱
便者照令冊派征其有短縮之步弓虛增地畝併將
山坡湖蕩升則派糧貽累軍民者悉令摘查改正天
下臣民莫不歡呼感戴謂　聖天子巳洞知其弊
而許其復舊矣顧頒行雖久而奉行改正者誰乎臣

愚以爲　祖宗開創經營其丈量圖冊藏之南京後湖至明且備也當是時吏民畏威奉法豪猾不敢爲姦按形編號因地起賦其間弓步有廣濶稅額有重輕蓋皆有深意存焉非後人可得而增損也歷世以來生齒雖繁幅員如故自非河海之濱水患決齧其舊額未有不存者至于山坡湖蕩或有開荒非砂磧鹵薄則旱潦不常其于膏腴舊田固不可同日語也今量丈者不考原額不循舊冊盡掃而更張之或故意拋荒而輒爲減則或稍加芟闢而遂起升科或

槩稱一則致肥瘠之不分或駕言均權致多寡之莫辨有力者夤緣爲奸無力者坐而待困武斷之徒謀充公正挾官府之威橫行鄉里閭閻小民敢怒而不敢訴其弊種種有不可勝言者且丈量之初意止欲以清浮糧也夫所謂浮糧者不過人戸之飛詭或水患之沉没而　祖宗之圖籍固自若也今併其字號畝步盡更易之矣南京後湖二百年圖籍不幾于廢乎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今日之弊誠恐類是臣請申飭各撫按官除丈明稱便者無

諭已其各府州縣有更置字號變易等則者宜下所
司悉令照舊毋致紛更縣分爲區區分爲里原額若
干該稅若干因田而查其稅因稅而審其人不使有
隱匿飛詭之弊則浮糧自無不清其山坡湖蕩有新
開成田者或量行起科註於各里之後若稍有湮沒
亦宜明註開豁固不得裒多而益寡亦不得增舊以
爲新積里而區積區而縣不必殽亂覆丈實可按圖
而知有故違　明詔仍前增易者冊解至京許該
管科道查參具　奏其地方毫强公正吏書人等

有把持抗違者許巡按御史訪拏問遣庶幾奸弊盡去民生可安乎今造冊將完各地方必憚於更改之勞紙張之費然臣以為不亟改是亂　祖宗之圖籍闕　朝廷之德意坐視萬姓之愁苦貽害將來何所底極夫靳一時之費勞而不顧千百年之流害非計之得也臣故以為復舊便也　國家建設鈔關抽分以佐　國用蓋日與其取之不足之民孰若取之有餘之商亦王政之所不廢也然比年以來稅額日增部臣之廉潔者固多然無有攘入私囊而剝削以

充數者乎又無有蹤取能聲而筭及錙銖以求多者乎一年而加一年有不知其紀極者矣一官而勝一官有不知其終窮者矣爲之商者安得不困而物價安得不高也伏蒙

恩詔恤及商民令各路關津貨物經由處所擅立牙行抽稅罔利者盡行裁革四方商旅莫不矯首頓足幸荷

聖朝浩蕩之恩矣然臣以爲私設之牙行誠當禁也而各關之增與額外之私設無以異也據臣所聞見如臨清鈔關在

祖宗每歲稅額不過二三萬金今日增月盛且至八

萬餘矣夫貨物止此數商賈亦止此數昔非不足而今豈有餘哉蓋昔有所不取以遺民今無所不取以供稅上之人徒見其聚斂之多爲可喜而不知禍之及商臾者已甚酷也夫臨清四冲之地貨之至者尤多也河西務僅一隅之地耳近且加至數萬部臣每爲臣言及今如刻取則害於商如寡取則損於

國亦稱難矣且往制貨物入運河者稅以十分爲率臨清先取六分如至河西務者補抽四分至京都者崇文門亦然商人安之久矣不知起自何年臨清之六

分如故也比至崇文門仍取十分雖有臨清之票勿
問也是昔也十一今也十六矣　京師輦轂之下
法立而不信於民將何以措手足乎且均之為商也
松江之商仍止十分所增者獨浙江等處倍耳夫法
立而私易非所以示信也商一而稅殊非所以示均
也臣所未解者也臣愚以為宜下戶部備加查議如
臨清河西務二稅先年原額若干近年加增若干酌
多寡之中著為定則使部臣有所法守不致盡利漁
民其崇文門新增稅額應否裁減松江與浙江等處

之商應否一視其于宮闈　王府之供應有無缺乏之均應併議爲中制仍通行工部及南京戶工二部如九江淮揚三山門及浙江蕪湖抽分等處俱一體申飭以後部臣止當潔己奉公不得刻取微名其回部考察之日亦止廉其行事賢否不必得刻論其錢糧多餘庶幾榷禁稍寬而商人悅服商既樂趨物來自衆亦無事多取而稅自不少也　臣聞之荊州沙市原額二萬餘金今已得請減去船料止一萬數千矣彼中商人萬口稱便何不曠一視之仁而以行之沙市

者行之名鈔關也然此其大者也尤可議者淮安之
苦水患久矣其民無田可耕獨以地當孔道商賈雜
集強者則充牙行以肥其家弱者亦資搬運以糊其
口此其爲利無幾也旣有船料等稅矣又有牙行斛
抽等名色至於脚夫搬運貨物過壩每一石該脚力
銀一釐乃於其中抽取四五毫名之曰脚抽積之雖
可得數萬金然亦猥屑甚矣此在鄉黨自好者不爲
堂堂　天朝乃令部臣監收此稅且載之會計錄中
其於國體謂何　臣愚謂此等名色雖非私設實係額

外之徵　國家富有四海即損數十萬金以拯民溺
亦所不惜奈何與此窮民較纖微之利哉誠宜亟下
漕河衙門速議裁革即稱費用不敷雖別爲措設可
也臣愚昧寡所知識切見我　皇上加意黎元仁恩
浹洽此二事雖恭承明詔而有司奉行未至積習未
能盡釐令天下之民嗷嗷然未安其業樂其生者莫
切於此故推廣　德意進其芹曝伏乞　勅下該部
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　俯賜施行其於　國家
久安長治未必無小補矣臣愚幸甚天下商民幸甚

乞停礦店稅疏

陳　煃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上

臣待罪留臺連接邸報倭情日急一日有稱其一鼓而克閑山戕三帥者有稱其以二十衆掠慶尚犯全羅而襲王京者有稱其三路並進直逼南原者追不及而報南原破全州失矣朝鮮君臣挈家欲走而人民爭越城逃矣計其瓦解之勢旦夕必折而入於倭矣倭得朝鮮據爲穴其肯晏然不執兵與我相從事乎自此而登萊天津而淮揚而閩浙處處逼迫人人恐惶不待倭兵至前而先聲已奪之魄矣此何時哉

尤泄泄然不思恤民困固人心而計安內地耶除任驍將練士兵理餉務諸凡喫緊事宜已經　廷臣疏請見在行外所有亟宜停止如礦店者　陛下旣不允諸臣之請而尚爾因循豈以此爲細故無關於今日之亂機乎　臣請爲　陛下極言之　臣聞明王御宇不患無以戡亂而患有以釀亂不患國有亂形而患民有亂心　臣據目前之張皇亂形兆矣而使人心尤未思亂焉則卒以戡亂亦無難者孰知其礦役之釀民亂也彼其摵山靈傷地脈無論已到處騷擾

騷然逢人横肆詐騙而掘人墓折人居及所輸以進者又先括庫銀以代藉口賣砂以抵償殷實者財盡不能勝其求貧窮者力疲不能勝其役逃亡載道究號徹天是以礦爲怨藪也而各省之人心思亂矣又孰知夫店稅之釀民亂也彼其殷富商剝巨賈無論已甚至惡少成羣把截隘口斗粟尺布有抽一菜一魚有抽取盡錙銖以潤囊橐俾煢煢小民藉貿販求升合以延旦夕命者莫可營活相與捶胸頓足吁地呼天而飲痛無所愬是以店爲怨府也而 畿輔之人

思亂矣夫以倭奴之倡亂既如彼人心之思亂又如
此假廣勝之徒乘釁而起一呼萬應雲影合從臣恐
今日之憂不獨島夷而在蕭墻之内矣
陛下尤以爲細故以致　天心示儆災異洊臻去
年　兩宫災今年　三殿燬繼以雷擊繼以地震盖
上天仁愛之至明示　陛下以改弦易轍之圖特
儆以耳目之所聽覩而　陛下亦以爲細故耶忽
天變而不畏忽民困而不恤忽人言而不信一切與
亡國戒憂危苦詞多至　留中今日報開採則開採

明日乞賣砂則賣砂、　陛下爲此、豈以萬方之財非其財而歛爲　內帑之財、廼其財耶、藏富於民、未爲富而藏富於　內帑廼爲富耶、請以漢喩、漢文尚恭儉屢詔蠲民租賦、而其後貫朽粟紅、煙火萬里、武帝用桑弘羊輩言、利析秋毫、而不佐國家之急、海內虛耗、幾續亡秦、此其利害得失、係非眇小

陛下尤以爲細故耶、況財貨悖入悖出、自古云然、臣不憂其聚之難、而憂其散之難、頃　陛下藉店以佐大工、命仲春輩聚之、而天以回祿散之、計其所聚

不能佐十分　大工之二而較其所散有萬倍於所聚之數矣然此猶散之患也而其不善者臣不忍言也

陛下亦念及此乎奈何忽以爲細故耶誠思財貨之所以聚散鑑漢治之所以盛衰思天心之仁愛已窮憫人心之思亂已極惕然省悟然改將差出開採監稅諸臣悉取回京亟罷各省礦役而以防礦者防倭至於店稅額銀責之有司代爲征解出民於水火之中而全其樂生之願固結人心誠在此舉庶幾安內可以攘外而宗社無虞矣臣

故因倭之孔棘而亟以停礦店爲　請也乃若今
日之禦倭臣尤有隱憂焉夫朝鮮爲我藩籬勢在必
救即使折入於倭尚當爲彼恢復顧自數年來封貢
誤國彼之備日飭而我之備日疎乃今主客異形
衆寡異勢且也朝鮮不爲我用而我固分兵深入焉
眞孤注也即幸而一勝彼尤與我相持未即退舍況
未必勝乎爲我軍計莫若聯合近處共守要區蓋分
則力益單合則勢自壯聲援相倚拒敵不難一面堅
壁清野一面征糧募兵聞倭不耐寒隆冬未必狂逞

俟我兵大集而大創之斯蕩平可期而藩籬可固矣
斯言一出必有指 臣 爲緩兵計者然 臣 非效謬悠之
談置朝鮮於度外也知彼知已兵法所貫計出萬全
方無一失當此秋深虜横之候邊兵既不可調而所
調内兵又難猝至使不自量而急以進勦爲事萬一
無濟如 國威何此 臣 所爲隱憂也至於募兵則必
增餉 臣 非不知當局之難局面既開必須結局今日
治兵無非爲 中國生民計即履畝加餉奚而不可
苟狃於跼蹐之見而不爲一勞永逸之圖禍將愈久

愈蔓費寧有紀極乎此在謀　國者早見而亟圖之

陛下倘不以　臣　言爲謬將礦店二事斷自

聖衷特　旨停罷仍以增兵增餉之説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未必無補於今日云　臣　愚不勝

懇切待　命之至

乞遵　祖訓以停抽採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上）

臣伏惟　皇上神聖英斷同符　太祖上契　世宗自即位以來動遵　成憲闓澤汪濊流洽寰宇稱盛治矣頃緣東征師旅內興鼎建煩集業不得已而為採礦店稅之役先後南北諸臣之所建白其於利害治亂之分晰不啻若別黑白矣　臣又仰頌　皇上聖度淵涵一念愛民之切羹牆　聖祖一則曰不忍加派小民一則曰不許擾害地方蓋非徒托之空言實欲見之行事也第諸臣叨蒙

皇上厚恩不辭碎首以仰裨萬一乃一切留中置之
不問夫諸臣之言不用天下將何以戴
皇上之澤乎臣不敢為再三之瀆以聒 聖聰蓋
嘗莊誦 皇祖寶訓敬摘其切于時務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龜鑑者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創業艱難民情利病至周至
悉藉令鑿山鬻海之利可為當筭無遺策矣然而
聖訓嚴切炳若日星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洪武二
十四年近臣有言理財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

人不同庶人為一身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專其利乎又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財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大哉　王言與成湯不殖貨利之心大學財聚民散之說若合一轍　列聖相承遵用此訓曁

我　世宗肅皇帝聖武中興信任賢相將各總鎮
內臣盡召還京天下翕然太平嘉靖十五年七月郭
勛請設礦以助工費山東河南順天等處原有礦場
可採者下撫按採辦輸納以助宮建之費工畢停止
蓋未嘗輕遣一使也此皆載在　實錄班班可考臣
惟　皇上昭事　祖宗躬閱　訓錄始末沿革
必甚　留神乃令礦稅之使一時並遣布滿天下騷
驛道路諸以利端進者朝奏而夕報可恐非
祖在天之靈所望于繼述之盛也夫

太祖以神武創基撥亂反治嘉靖四十餘年海宇恬
然民生樂業非我　朝一大盛時　陛下所欲追
宗而媲美者耶獨正德年間太監分布各省剝下擾
上於時民不堪命起而為盜蜀陝則有廖麻子藍鄢
中原則有劉六劉七窮民響應各聚黨數萬流毒遍
天下用兵數年僅僅而定則已大壞不可支矣方今
皇上總攬　乾剛雷霆約飭所遣內臣仰體
德音凜凜奉法固斷無此景象然而所遣既多則人
不能盡賢即使其賢而所委之爪牙皆赴站之棍徒

亾命之猾賊倚竊假狐自營私橐罔顧　國家之大體生民之休戚也即以　天威赫赫臨之在上彼且偷竊目前肆其欺罔一旦有事若輩皆鼠竄即其妻子且不暇恤矣此　高皇帝所以禁絕其源而肅皇帝所以愼重差遣者直洞見乎此也且海內臣民皆曉然知　聖意暫爲一時權宜之計如明旨所諭稍俟充足自有處分信我皇上一念恤民同符　二祖原非以抽採爲久計也但差遣處行而人人不即在在離心風聲所至悲

號載道似此情狀誰爲　陛下陳焉天地之氣包孕亭毒固之以深山大澤渾淪不泄乃能滋息雨露發育萬彙今處處鑿掘發露無遺譬之人之一身千瘡百孔體無完膚則元氣流漓未有不顛斃者山崩川竭之異水旱災沴之變由此而臻草竊奸宄之心四夷跳梁之觀望種種竝作近日報薊鎮星落如斗常熟地震有聲已見其端矣方今倭氛雖暫息而綢繆之計尤當遠慮若　三殿之工又萬萬不得已者所需之材必數百年遠於斤斧之地故必嶔巖絕磵

爲西南叢箐之中。乃可採辦。比臨水次。而夫役顛踣。壓斃者。十而二三。衝冒瘴疫而死者。十而五六。故蜀人諺曰。入山一千。出不五百。亦云幸也。今又驅而礦洞之役。夫以蕞爾之民。採大木。採礦。一時俱作。將胡適從。臣謂二務未可兼舉也。孟軻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煢煢細民。疾首蹙額而無所控籲矣。遠方之困斃者固無論。卽今　輦轂之下。物價騰貴。問其所由。皆稅務之多也。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獨不可以近而推遠乎。臣頃從蜀來。道經數千

里遙中使之出所經一驛夫馬廪糧費用不貲大率明旨所節省郵傳一歲之積不足以充一朝之用則其所至地方供應煩滋又可知矣雖曰不加派勢焉得而不加派乎雖曰不許擾害地方能卒無擾乎曾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步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者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者也今臣以萬里之情得於所步者獻之

丹宸伏望

皇上永鑒　二祖之芳規俯憐生民之疾苦穆然
深思憣然獨斷　早賜處分以信　明旨以光
聖德上篤　宗廟社稷之祐而下慰四海蒼生之望
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乞止稅疏

馬嗣武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上

臣前巡視西城目擊馬百戶初至抽稅一時人心憤怨聚至萬餘夫此萬餘人者意何爲哉見之可畏念之可憂臣已具疏題知意　皇上明見萬里洞察萌芽必將憮然感動不終日而下　詔停止乃至今寂然未見施行臣食不下咽臥不帖席復敢冐死爲皇上陳之竊惟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尊無二上非以其有財以其有民也誠能培養保愛德澤固結乎民心則任土作貢何患無財若重征厚斂民不

堪命心懷携貳將士崩兎解不可收拾雖盡斂天下
之財而歸之于 內府亦無所用矣此理昭昭從古
以來未有易者我 皇上即位之初軫念元元何
常不以培養保愛爲事如救荒則發 內帑禱雨則
步南郊即堯舜之仁不加于是頃因 國用不足
聖心偶有所著言利之臣遂巧爲迎合以中
皇上搉稅中使紛紛四出即以南京根本之地亦所
不免臣待罪南臺見數年以來水患相仍百姓貧困
京城內外盜賊蜂起今又加之以横稅環四境之內

立旗抽分近而上新河龍江關鈔遠而浦口六合瓜埠蕪湖儀真等處凡商人船隻所載驢騾而負甚至肩背所挑被囊梳匣皮箱竹簣無一不撿無一不抽竭澤以漁焚林以獵數旬以來閭閻罷市商賈不行柴米布帛之數騰貴稀少百姓日用之費遠倍曩昔居者愁苦行者悲嗟怨嘆之聲遍佰盈衢或有中夜驚呼者或貼匿名榜或戕害稅官者或將收稅官蓬黑夜放火燒燬者意氣洶洶無所底止獸窮則攫此等景象安可常保無事萬一有奸雄無賴之徒乘民

心之怨鼓舞煽惑揭竿持梃而起其爲禍可勝道哉
夫南京爲　高皇帝定鼎之地所屬皆湯沐邑三
十五年之間　聖澤優渥常賦屢蠲故今百姓謳
歌之不衰我　皇上英明仁厚同符
高祖何獨于斯民而重征之伏望　俯念根本重
地商人困苦已極地方隱憂不測急下止稅之
詔取回收稅之官慨然與民休息則人心安而太平
有道之治將永保于萬萬年矣語曰不見其形願察
其影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惟　皇上洞察幾

微深思極慮勿以小益致大損勿以近利忘遠憂勿以積于無用之物輕　祖宗相傳之大寶

社稷生民幸甚

乞禁開鑿疏

陳煃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上

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遇桂奏爲敬獻奇異銀礦兼征遺漏錢糧以助 大工事奉
聖旨這奏內南直隸寧國池州府等處舊產銀礦封禁開採有裨國用准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劉朝用不妨原管事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勑與他其鋪面門房比照順天府例每月征銀三分便着南京內外守備會同部科及撫按等官查議明

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應天
撫臣陳惟芝按臣牛應元交章請罷　臣等顒望
聖明獨察當必有惕然省悟也者而且近奉
旨刻印矣降勅矣　臣等有不容默默者請備陳其不
可　陛下試垂聽焉我　國家之根本在
皇陵而　皇陵之發祥自南服相延二百年來
聖子神孫綿綿嗣續所垂為千萬禩不拔之基者端
在於是則以王氣所鍾者厚也王氣如人元氣元氣
宜固不宜虛宜培不宜泄泄之則百病乘虛而入矣

今日之舉傷泄必多所干 國脉匪渺小也近據徽
州等府揭稱 孝陵來龍自徽州府大彰山發脉
由寧國等處迤邐而來不過數百里載在地理諸書
及今堪輿家歷歷可稽其間有起爲少祖者如人之
有頭額有東爲過脉者如人之有頸項有布爲橈棹
者如人之有手足精連氣貫一傷百傷此其關
孝陵不甚重乎而恐於加鎚鑿耶況太平爲
高皇帝開天第一郡而徽寧池三府則又皆爭先款
附竭輸輓佐軍興 高皇帝所用以平一寰宇者

也故　鴻業既成之後屢勤　諭旨特爲蠲租上
曰朕世世子孫毋忘此郡民也　天語皇皇掛在
簡冊等因又據廬州府揭稱本府與鳳陽連界去
皇陵僅二百里而遥按　皇陵龍穴自岷發脉蜿
蜒而來江界乎南淮界乎北由英霍至於野城復起
少祖之山高矗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爲武涉
諸山而盡於六安折而右則爲鹿起諸山由廬江無
爲而盡於裕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爲紫蓬溪鷄鳴
諸山横亘合肥而爲遠障復行百里起平頂大紅諸

山雄視定遠而爲近障乃出洋三十里方結
禁穴以鍾王氣而肇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譬人一身
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脉之衝咽喉受傷則
呼吸不續而命蒂其能固乎萬曆二十五年間詹事
府錄事曾長慶妄以巳意疏　請霍丘六安之間
可以開礦奏　旨下部該戶部覆議謂廬州去
皇陵不遠恐傷來脉題奉　欽依停止在卷等因具
揭前來　臣等三復讀之伏念南畿勝地相傳爲南龍
所結眞帝王都三國吳都之東晉都之宋齊梁陳南

唐皆都之而眞龍正穴獨歸 皇祖此天之所留
以貽神聖而弘丕基昌後嗣者也 陛下仰承
聖祚豈不思本源所自豈不願 國脈靈長區區以
大工故一旦下開採之令而不顧 皇陵之所盤
礴不察氣脈之所自來不審利害之關繫最大此皆
王遇桂奸膽彌天敢於嘗試 陛下而
陛下悞聽之耳夫使南畿果可開採方今言利煩興
礦使四出頻年以來且及極邊與荒亂之境矣獨遺
此不言而待王遇桂始言乎盖諸人之不言者誠畏

有　祖陵在而王遇桂輙旨之臣等故知其嘗試

陛下不意　陛下遂聽之也屬聞南畿士民見說

開採日夕摢奔相揣揣焉以毀其墳墓傾其室廬爲

懼嗟嗟彼自爲一家計者猶如此其急而況自爲

宗社計者獨不念傷　陵脉乎意者見小利不虞

大害耳不然　陛下聰明仁聖海内著聞如往年

淮水汎漲可憂在　泗陵也　陛下赫然震怒罪河

臣而輙褫其職去年　孝陵守臣失事被劾在私

署也　陛下亦赫然震怒至降級而尋奪其官凡

若此者皆明知　祖陵爲根本至重也乃今於
皇陵過脉之所聽其穿鑿任其震撼厥根本損元氣
截地維傷　國脉震搖　皇祖在天之靈莫此爲
甚就令開採其間山陵盡礦沙土皆金可輸而實諸
内帑誠恐　陵脉損傷事變叵測卽瓊林大盈土
苴棄之矣　陛下又何利焉而爲此耶且
陛下既聽王遇桂之請擬有中官矣而必督以守備
太監邢隆劉朝用豈非以老成任事不致輕舉妄動
滋擾害乎夫二臣老成公慎臣等稔知獨計奉

命以開採爲事將惟礦是求 一切龍脉攸關如各府
諸山所稱爲少祖者過脉者遠近障者頭額頸項手
足者恐不暇顧聽同原奏官民徧行開挖則根本必
至動搖 王氣必至撒洩異日者變故叢生 臣等不
知其所終也 陛下安可不早辨乎如以爲
皇陵禁地離各府稍遠 臣等考之經云尋龍千里非
迢遞又云大龍千里費推尋葢帝王之穴其來龍延
蔓廣袤極其遼遠今所開採近止一二百里遠不過
數百里安能保其無傷龍泄氣之患也伏願

陛下反覆思維權度利害猛念　祖陵為重於此竭其仁孝敬慎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亟收開採成命而重懲原奏官民夫刻印銷印非豁達大度之主至今傳為盛事者乎　陛下以此同符漢帝上可以安　皇祖之神靈下可以延子孫之福祚王氣攸長　國脉綿遠而　皇圖其鞏固矣此臣等所大願也臣等身司言責目擊事端不得不披瀝血誠冒干　天聽儻不以所言為謬將寧池等處持　旨免行開採萬一惑于先入牽於垂成而不

能自決伏乞　勅下戸部都察院覆議上請可否

施行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

乞洞察利害曲體臣工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閱邸報湖廣徵稅奉御陳奉一疏致蒙
皇上嚴旨將知府李商耕等降級推官華鈺等被逮一時人心駭愕以爲湖廣按臣曹楷曾劾陳奉諸不法疏何寂若罔聞而陳奉一言輒動
天威即楷亦不能安位引疾以去相顧失色莫知其解臣等仰思
皇上尊居
九重之上明見萬里之外豈不知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宮中府中當聯一體乃偏聽中使言聽計從至外臣則草芥之乎

臣等以管窺　天或知其必不然矣葢自開礦榷稅以來中使爭言利外臣爭言害兩者若皂白不相侔也然中使言利而利隨之如某省以礦銀進某省以稅銀進某省更以金進黃白煇煌接踵道路皇上豈不曰中使其忠我乎外臣言害而害不見如臨清一激變湖口一激變上新河一激變人心洶洶隨起隨滅、　皇上豈不曰外臣其欺我乎以故聽中使如轉圜聽外臣如沃石則以利害之說未明而上下之情隔也豈知鹿臺鉅橋終非商有悖入悖出

自古記之利害相因之效遲速無定毫髮不爽人臣有心豈願害至以信其言惟願　皇上蚤見而預圖之耳　皇上以今日之礦果出於山稅果出於商謂天地有常利民間有餘羨乎信如此則一時權宜足濟緩急亦奚不可顧各省礦稅原無大利中使奉差動以阻撓聳惑　宸聽郡邑諸臣纍纍逮繫當事者既欲惜民又欲惜官萬不得已設法徵歛以助不給或攤富戶或派丁口依然條鞭之法重復再舉算盡錙銖地無遺利其初若剝皮毛民雖痛猶可

堪久之若剜心肉民極痛不可忍横征不休肉消骨立民肯甘心就斃乎饑寒困苦之極方欲苟且旦夕之生乎昔怙恃之官又罹謫逐拘繫之慘官困民累民因官忿脫或激而成變奮臂揭竿草澤姦雄相爲援應地方貽害將不止如臨清等處之紛紛者當是時責礦稅之使以消弭之策臣等知其萬萬不能又將以外臣當其禍矣臣等不忍以未至之害嘵嘵君父之前惟望皇上恭默静思恍然覺悟則知中使之言利非忠而外臣之言害非欺也彼中使識

非遠大計止目前承順　君顏之外更不關閭閻疾苦故敢率意妄爲肆言無忌若在外諸臣仰受
皇上之命以愛養斯民上之得　君下之得民皆其分願民苟離心身與俱退欲効事　君之忠得乎　皇上以此諒諸臣狗馬之心則知其言害不言利乃其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也矧各省礦稅之進雖藉手中使而外臣設法措泒備極艱辛臨清等處之變實起釁中使而外臣相機撲滅殊費心力則外臣何負中使而中使動欲傾外臣乎　臣　等悉閱陳

秦之疏自述遍歷楚地人情諠騰投石抛甎吶喊鼓
譟無處不然此非楚人獷悍不聽命於秦則秦之舉
動乖戾不心服於楚人乃其疏中所指諸臣陰害之
說秦蓋託此以飾其罪也頃因播酋倡亂舉兵大征
荆楚接壤地方搖動大小諸臣連篇累疏請寬礦稅
收拾人心　臣等日望　寬恤之令從天而下乃
皇上僅以恊恭調停責之楚臣夫恊恭調停可聲音
笑貌爲哉昔有虞盛時明良恊恭以成和衷商宗命
說可否相濟乃爲調停若今中使設心傾陷外臣意

向相左　皇上任法偏重總不可以言協恭抑或
中外畱同專務益上不顧損下無所糾察以孤
皇上裕　國愛民德意亦不可以言調停臣　等竊意
各省撫臣司道守土牧民分宜同心會議酌量開採
若按臣持斧代　天揚清激濁宜畀以糾察之責
如遇外臣阻撓中使剝削咸得秉公持法指名叅究
皇上聽斷一任虛懷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匪獨三
湘七澤之民共樂無偏無黨之治雖通之各省在在
協恭調停亦庶幾補偏救弊之微權矣儻蒙

皇上洞察利害曲體臣工肯以協恭調停之念念今日礦稅得罪之臣則舉李商耕趙文煒高則巽復其官華鈺車任重免其逮是　皇上今日之新恩也人心所共幸也再推協恭調停之念念在前礦稅得罪之臣則舉吳寶秀吳一元吳宗堯赦其過宥其罪是　皇上曠世之殊恩也尤人心所共幸也臣等仰望　皇上爲虞帝爲商宗快覩協恭調停於開礦榷稅之外與天下更始以光　聖德以安人心以延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非徒爲此數臣者

惜官希宥而已伏乞

聖裁施行天下幸甚臣等

不任惶悚懇切待

命之至

乞推官民並苦以寬遠臣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職司言路民情吏治咸得與聞顧事有知未眞而驟言者謂之誣事有知既眞而不言者謂之隱誣也隱也皆欺也臣等所不敢也本年四月接閱邸報雲南督理礦稅太監楊榮一疏爲異常暴虐兇狠郡官等事奉聖旨這奏內知府蔡如川知州甘學書橫行酷暴抗擾開採並書手陳其蘊及有名生員人等都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拏解來

京究問不許連累無辜以安遐荒其[illegible]該部知道

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盛怒中惓惓以遐荒爲念不許連累無辜此其　矜民之心卽古帝王泣罪開網之心天下臣民所共快也夫遐荒地方原與中州不同小郡偏州改土新設夷落雜處多有姦徒棍惡射利搆禍於間處置調停最爲不易匪獨民有苦官亦有苦匪獨民有無辜官亦有無辜緣萬里滇雲耳目遲滯故被逮知府蔡如川以　國朝理學名臣蔡淸之後由南部陞轉尋甸其守官行已臣等夙見

其賢知州甘學書治趙州有聲臣等夙聞其賢獨其與礦使相軋卒不得其所以未敢以胷臆為之解也今事以久明論以久定始知知府蔡如川以稽查舊洞夫役稍有牴牾被委官吳江從而媒孽遂起責逐洞夫之議知州甘學書以學宮風水爭礦地方偶火被委官王棟乘機陷害遂倡州官燒燬之謠委官以此激怒中使中使以此激怒 皇上形之參牘不無甚其說而實有大謬不然者嗟嗟二臣奉命受職州郡上供 國課下恤民生自其職業偶值

不幸與中使不相能橫被中傷若中使奉
命開採惟欲礦稅溢額以悅　上意其于民生休
戚吏治賢否事體難易毫不關心矧遐荒士庶素不
習中使設施而中使初至彼中欲示威稜以行其計
術遂滋愛憎之情譸張毀譽之口惟恐言之不足以
聳　聖聽至貽禍無辜彼安所恤此中使之毀言
誠不足憑而二臣之苦情所當　鑒察也矧聞二
臣被逮之日郡邑百姓千百成羣攀轅臥轍哭聲載
道天日爲黯此非平時撫摩百姓痛癢相關臨難之

際何以得此今以一中使之言傷兩循吏恐非
聖世所宜有矣此非臣等故爲瀆也科臣王德
完爲二臣訟言之而不解科臣陳維春又爲二臣訟
言之而不解猶曰官評究抑未詳彼中事情至按臣
劉會一疏具悉顚末謂楊榮與二臣始雖相左繼則
相信委託蔡知府以礦洞優異甘知州以奬語則被
叅者非眞有不可原之情即叅之者不任駆不及舌
之悔而皇上猶然中格不爲少解豈
明旨不許連累無辜止及百姓獨靳于官僚耶不知

窮邊絕域俗薄風澆撫之則夷而民虐之則民而夷
之二臣者爲百姓與中使左隨而中使之意解惟是
中使之疏入而　皇上之意不解中使復不能爲
二臣解所稱無辜莫此爲甚倘以毀至而繫之復以
事明而宥之原無損于　天威大有光乎
聖德奈之何其不然也臣等嘗聞之人臣身當言路
毋守隱默凡事關吏治民情人已言之　上未行
之不妨再言是以不避煩瀆冐昧上　請伏望
皇上念官民之並苦推　浩蕩之洪恩

勑下部院將知府蔡如川知州甘學書從輕議宥或
量加罰治發落則匪獨一時臣工士庶欣戴
皇上鸞霆甘澍威惠並流卽傳之後世莫不仰
大聖人之作爲不可及而雍熙悠久之盛治將
與唐虞三代比隆矣臣等不任懇切惶悚待
命之至

糸横璫辱宗室疏

朱吾弼

臣等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宗盟之當篤也又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而宋臣朱熹集註引歐陽修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言閹寺之難任也履雖新不可上加於冠冠雖敝不可下置於履故綦隆之世冠履上下名分截然毫不敢干凡以肅紀綱而尊朝廷耳何江西礦稅太監潘相敢於𢙢辱宗親謾肆欺奏反使冠履易位紀綱掃地乎臣等聞之相顧失色扼腕傷

心錯愕咨嗟曰諸璫不敢逆犯　宗室匪直
祖宗開國以來所未前有即近日假礦稅作威煽虐
橫肆無忌者誣奏撫按論逮司府致死縣令各官曾
無敢於欺　君犯分不顧　天潢之親者詎知
么麼潘相遂恣其兇狠竟細扐　樂安王府奉國將
軍謀圮及宗達　二宗一旦無法無　君也臣等
未得江西撫按揭帖悉其多官叅看云何但從江西
來者詢其所見所聞頗詳頗真質之潘相張問達二
疏潘相之下犯上履加冠又恣意揑奏已無

朝廷無紀綱矣　皇上乃下潘相之疏戒　宗室究首惡罷知縣李鴻以同寅協恭示撫按官而於科臣張問達之疏尚　留中未下豈主潘相先入之言乎抑待撫按　奏至而後併下乎臣等有所未解矣皇上試虛心詳閱潘相張問達二疏相之飾虛問達之據實相之細杖　二宗二宗之無辜受害犁然較若黑白者臣等姑先陳所知之詳且眞者而後據潘相疏語折之可乎說者云五月初三日潘相列兵持械高輿八擡拜客回監偶至通衢生童正當考校

雜以諸色人等叢集望見潘相導引冠服氣焰異人
挨前爭覷内有儒童少不更事從旁詫笑潘相怒其
損威喝令參舍拏來其時實不知謀托宗達爲
宗室混於儔衆迨虎役李貴等鬨然往拏大衆奔潰
所獲者止四人二爲童生二爲　宗室相於座上咆
哮盛怒大呼着實細打彼謀托宗達以　宗室不跪
益觸其怒宗達隨俛首受杖因未甚傷謀托自恃
宗親不甘杖撻遂蒙細打傷重幾於喪軀南昌府縣
各官傳聞倉皇趨赴救視變出非常都城震動

諸宗踵至共駭共憤不約而聚群擁潘相衙門責以
無禮相自知虧無柢捏稱碎其龍墩搶其稅銀圖賴
衆宗衆宗中有老成者輒止衆曰潘相細打 宗室
背逆犯分撫按司道郡縣耳目旣眞豈能庇護盍遏
聽奏 請處分 朝廷自有法紀謀托決不垂
含冤隨各退散何曾有碎墩搶銀事哉爲相者稍知
畏懼宜請罪 宗室乞哀撫按自諉於誤犯不至干
法紊紀情尚可原何敢於欺 皇上如所
奏云者臣等請一一爲相折之相謂萬人踵後勢若

反叛破門毀鼓㔟甚洶湧矣相乃能遣役於萬人中
執得四人是萬人何怯而相之棍役能爲萬人敵乎
此其欺 皇上者一稅銀收貯豈在公堂相謂方
與撫按講事而回途遇萬人吶喊追隨進搶豈知四
人被擊萬人已退搶銀四百餘兩者人乎鬼乎此其
欺 皇上者二閧起途遇無知一笑董生 宗室
就縛知府知縣隨至相謂並無一官救護伊即慌憒
中抱守 勑印拚命力遣叅舍捉拿四人何萬人
退縮無一敢動手加相與叅舍而相與叅舍竟萬人

必往一無所畏雖 宗室莫必其命乎此其欺
皇上者三廣信之上饒比鄰浙界去省千里相乃以
陰謀主使聚謀糧禍於知縣李鴻波及撫臣等豈知
相已自謂 宗室之尊尤宜自重值此嘯聚之時混
入臣署於玉石何分焉則與謀使 宗室聚謀之說
已自相背此其欺 皇上者四夫潞相明冒犯上
之罪陰逞制人之謀 皇上可欺 宗室何不可
凌虐乎 宗室可凌虐縣官何不可誣陷乎相一癱
腫傀儡聽奸棍提弄指撥不知其言之自相矛盾反

成欺　君供案耳彼撫按必合郡縣　王府司道多官之公議遲遲以　請蓋欲得眞情以服相心亦或平日為地方調停意多不欲盡潘相之惡逆將為相求末減耳寧知相固敢於欺　君何難於欺撫按陷縣令而先計反噬為自脫地耶且知縣李鴻當日以相差楊棟等採木事致激衆憤不得已收監權宜退衆不啻奪棟等於虎口而生之隨報撫臣夏良心時良心逆料潘相或偏聽奸棍中傷縣官求𨔵業為預　聞今突傷　宗室固與李鴻事前後風馬

牛不相及卒倚藉口 臣 等知其詭計匪直假脫厥宗之罪將因磨牙露爪必求逞於廣信封禁山耳不知封禁山當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之交長廣數百里自上古至今爲荒莽之區人踪不到鳥羽獸蹄所不交通自周季漢初闢地以迄我 二祖 列宗歷見兵連禍結利不勝害嚴加封禁故名曰封禁山 臣 等謂李鴻職在弭盜安民爲地方計利害不敢輕聽採木釀亂忠於 皇上遠蒙褫職以快惡璫之私得無灰任事者心而人將化爲繞指聽順使於惡

璫乎江省民窮俗悍不堪搜求恐成激變而貧
宗數乎又易擾難馴嘗攷　武宗朝逆藩安化王
寘鐇起兵寧夏亦以誅逆璫劉瑾爲名殷鑒不遠巳
臣等謂　祖訓森嚴　宗室隆重潘相必當正法
萬萬不可以閹寺之故自壞其城如周雅所譏也伏
乞　聖察明斷潘相之犯上欺
君亟嚴繫逮之　旨封禁山之利小害大亟散採
木之徒李鴻之庇民効忠應明其誣而亟還之職則
皇上仁昭親睦義正兇横智周隱伏是非定紀綱肅

而　朝廷尊
國家億萬年治安基此舉矣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參晉璫誣重臣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八年六月上

臣等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中外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巳若山西巡撫之有魏允貞則能文武爲憲廉正不阿所稱天下重望之重臣是巳重臣重則朝廷重重臣輕則朝廷輕矧重望之重臣尤中外所倚以安危理亂其繫朝廷之重輕又非尋常僅就體面論者以山西之内拱神京外鄰醜虜得淸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中墨吏寒心債帥落魄窮垠安堵塞馬絕塵

七年之拮据口碑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璫孫朝者敢於無忌挾私逞忿妄加汙衊顛倒是非熒惑
聖聽不顧
皇上之重臣輙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無天無日無法無
君弁髦
國體長此安窮臣等得報覩此巨狐㸃鼠兇憑城社公然晝號於
聖明之世切齒傷心亟思露章劾之幸蒙下
旨着該部院參看臣等私意
皇上必素亮允貞正直清白姑付公論於部院令朝亦降心而箝口耳迺部院覆
奏公論已定迄今猶

未奉　旨中外臣民大疑大駭　聖衷淵邃誠
非臣等所能管窺亦豈謂部院疏中所云允貞稟性
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之說若自取朝之汚辱然
乎寧知折剛而柔不執而隨去峻而卑卑惟順朝等
所爲任其魚肉吾民一味調停以逢迎爲悅
皇上又焉用此巡撫爲哉臣等相顧錯愕竊訝此舉
關於　國體世道匪細蓋四出中使前此之恣貪殘
尚憚撫按得議其後天下人民前此之被荼毒尚賴
撫按維持其間今孫朝如此汚辱允貞　皇上知

有公論於朝不加切責于允貞不　賜慰留恐是
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允貞必不能苟同孫朝之留
而决於求去部院大臣亦必不能坐視允貞之去而
安然就列將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盡無所憚以
播惡人民盡無所賴以爲生歛怨於閭閻者日深釀
禍於　國家者日慼揭竿一呼荷戈四集臣等私憂
過計此勢所必至　皇上縱不爲　國體惜而於
世道可無慮乎　皇上慮及世道則私計不宜偏
信公論亟當兼收不待臣等辭之畢矣夫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昔堯淸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聞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豈鑒不爽時事多虞

皇上何可以堯舜之智惑於趙高輩之姦也且糾劾大權外付之撫按內付之科道即九卿方伯之尊不得越俎朝以稅務之奉御敢於竊大權而侵之它日書之史冊朝將置

皇上爲何如主且朝之出也

皇上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讒會通同原奏官得

差爲自利計其鰲驛官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細
打平民索取紬段氈絨兇狠黷貨種種不法致縣官
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有允貞叅疏所不
能悉者　皇上曾謂朝足勝任使乎剝食肉寢皮
之辱豈可輕加　天子之重臣攘尅貪濫之污豈
可輕誣剛方之廉士撫臣叅內臣內臣亦叅撫臣正
人以邪人爲邪邪人亦以正人爲邪　朝廷之上
幾爲訟府壞　國體拂人心莫此爲甚者臣等謬叨
言責共激公憤誼不容默伏願　皇上捐成心布

公道賤貨貴德俯鑒臣等愚忠兼聽爲明轉環
爲斷沛發　明旨重懲孫朝之欺妄　溫諭魏
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有重臣非羣
小所得間而重望之重臣舉朝自有公論
皇上原有特知庶　國體崇人心協萬萬年治平肇
是矣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參楚璫播惡疏　朱吾弼　萬曆二十八年九月上

夫　皇上孝篤於　祖宗尤加意於　陵寢
仁洽於士民每動念於無辜乃　顯陵正
皇祖發祥之重地陳奉何敢於斷脉以洩其靈而承
天爲　獻皇湯沐之遺黎杜茂何敢於黨惡以致
之罪乎南都接壤楚地臣等耳目極眞詎不容默除
奉之淫縱貪殘種種惡跡見於諸臣已臚列
請者不敢贅述姑舉襄陽府棗陽縣青山開礦一節
繪圖指陳　顯陵龍脉暨被逮生員沈希孟等無

辜爲杜茂羅織緣由列單進 覽并爲
皇上述其槩焉夫 顯陵近脉非發自洪山太子
坡迤邐而來乎由洪山轉盼連絡青山並無水隔計
程僅百餘里耳前後峙應晴朗登對在指顧間正
顯陵真脉一脉相承有目者所共覩故杜茂常言此
礦關係 陵脉未肯承認奉獨何心不會同茂及
該省撫按詳察可否遽遣委官韋夢麟戴燁李茂春
等私募河南地方礦徒數千開煎無忌說者謂其祖
墳近 陵陰謀不軌欲傷 陵脉以益其墳此

猶莫須有之疑至於擁兵操練所過地方舳艫蔽
旌旗蔽江砲鼓連天亡命罪棍悉爲爪牙鄉官士民
悉遭魚肉衣大紅蟒袍謁　顯陵而杜茂不敢問
行牌提鍾祥縣官而撫按不敢問用夾杖加生員且
辱生員妻女而提學官不敢問幾於無　主無官
無士無民則臣等所未鮮聞之咋舌縮首不能不相
顧錯愕者　顯陵之眎　神烈　天壽發祥
爲最近禍福於　皇上爲最切臣等恐言之無稽
而繪圖以　進所當亟宜　覽省停青山之開鑿

正陳奉欺　君之罪以慰　肅皇在天之靈以培　祖宗億萬年之命脉蓋不可旦夕少緩此臣等所謂　顯陵可虞者若楚之激變承天爲甚蓋其士民初變則伍月十五日以陳奉聽姦民李二生薛長兒等牌提縣令夾打生員拆人屋擄人財姦人婦用銅鈎鈎人肉銅撥撥人乳所在驚恐公憤聚衆期殺李二生輩無知犯法實非得已適奉又差陳文經等九人至府訪拏大戶士民於文經袖中搜有訪單開富戶五十餘家劉叅將亦在其內連人送府府

忍被衆打傷九人亦求救於府留之空房禀明守備議撥兵押獲解奉而奉指搶銀五千兩之牌至矣又以孫國棟之倒死長街詰問死狀士民咸知必死欲甘心九人者慮府釋去九人而十八日夜杜茂置酒蓮花池請督工張太監夜深始歸居民隨之入城鳴鑼吶喊以府縣之曉諭而散則城門不閉者杜茂實爲之次日揭竿岳王廟又次日揭竿報恩寺而兩道兩院諭至遂各解散則杜茂有疏　鬪矣業念餘日寂無譁忽茂對丁留守言錦衣將至於是六月十

七十八日士民洶洶解散之衆號召復聚則茂之鋤衣將至一言激變之也道府多方撫諭稍戢止於相期哭訴　重明門乞靈　二聖耳奈何二十二夜共獲陳奉養馬人俞三指奉疏內士民姓名云疏稿在鍾祥縣諸生驚懼皇惑羣擁入縣索稿縣官無以散諸生應以有稿必在司房閹榮家諸生遂群擁至榮家而榮以膚受之愬激杜茂之怒茂惟榮意指將平日與守備衙門司房榮等有怨者一綑打盡立遣承天衛官周之屏胡效忠秦上等統兵三百餘先殺

至沈希孟家次殺至唐登三家折墻登屋打毀家私以致士民人人自危頃刻逃散被傷生員四十餘人次殺入明倫堂次殺入元佑宫將生員吳朝禧挺刃交加頭傷至脾左耳刀割血凝滿面頂門一孔周身多痕該府王知府驗的次早擡至守道責令行兇衛官親驗無詞周之屏等討莫可解私聚兵歃血於戰場納黃於備監率三奉祠亦願納印休官激杜茂以抗守道茂用司房閻榮等畫策誣沈希孟等所素訾之士民以倡亂假傳 聖旨先將希孟等纍纍就

繫禁之衛獄然後坐以搜獲兵器勒取地保反結列名具　奏而希孟等入其羅織莫可控訴豈知斬馬刀出之希孟鄰僯司房劉可立者而責鐵匠李榮以造鎗責屠戶劉桂以借刀指嚴刑脅之重利啗之又許地保文科等人各官田五十畝令具反結筆蹟之同詞句之合又出司房王南阜一手此其士民激變與希孟等受誣顛末道路人人能言之爲之痛心流涕嗟嗟以護衛之武弁不關白府道擅興師旅輕殺士民於城中以守備之内臣直聽私人輙用令旗誅

動干戈於邦內以　皇祖龍飛所加意之舊都不
遵不許擾害之　旨共肆貪狡播弄機權於掌上
此乾坤何等景象按臣言之科臣言之九卿大臣言
之　皇上置若罔聞豈所言者未悉二宦官激變
之由諸士民冤枉之狀耶希孟十四生者被誣各有
所召列單見在　皇上當不待覽之畢
聖衷有惻然不寧者臣等竊謂　皇上以不忍加
派小民之美意爲礦稅之權宜反以礦稅之中使震
驚　二祖之　陵廟傷殘三楚之士民而

皇上大孝不克安　二祖在天之靈
皇上深仁不克庇　二祖湯邑之人若陳奉者縱
諸臣參之未足憑而內臣李道參其違逆矣曾保參
其慘烈矣彼固輔車相倚脣齒相依者二內臣曾何
所憾而參之乎　皇上業已洞燭切責之矣矧武
漢激變荆襄激變承天大激變皆天下奉差中使所
未有臣等謂奉之禍過災生貪極志滿天怒人怨願
皇上赫然械繫置之法即守備杜茂靡思鴻雁之安
助豺虎之縱橫竟任狐鼠之憑依漫爲鬼蜮之

疢毒亦當罷還閑宅爲罔　上黨惡者戒至指揮周之屏等之違制擅兵司房閻榮等之假公濟私一一行撫按提問不少假借使群小不敢依城社以逞此楚變之可駭臣等不得不爲

皇上言之者夫蚓吹不足動聽蝸鳴祇多聒耳臣等非不自諒亦知東倭西播不勞奏凱

皇心驕侈凡有言者目之爲私憂過計不知秦之亡也不在六國之衡命而在一豎之指鹿唐之衰也不在藩鎮之跋扈而在淸流之投溺民心已失士氣已

喪
皇上可謂金甌之無缺可付無賴之刑餘乎
臣等謂奉不戮天下之為奉者益放膽而行無所忌
憚承天之士民不宥天下之為士民者益重足而立
無所赴愬究也底於不可知不忍言其時欲執奉茂
而寸斬之以謝天下無及矣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念承天為
聖祖濬發之鄉體　聖祖加厚之心予士民生全
之路陳奉可斬杜茂可逐別選內臣之忠實廉愛者
以代二豎之任庶幾

祖陵妥楚民安而

宗社生靈將鞏奠萬萬年無窮極矣臣等無任懇切

禱祈之至

參粵璫勾夷疏　朱吾弼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上

夫礦之害軍民，稅之害商旅，礦稅中官之肆害，無上下大小遠邇之遺，諸臣耳聞目擊，形之章奏者，言人人殊，不啻燭照數計，皇上亦既洞悉，曾未聞有放肆無忌，無君無法，勾夷釀亂，如廣東稅使李鳳，又甚於陳奉者。臣等待罪南臺，得之風聞，意不其然，乃譎質之官於廣、商於廣及廣之官吏商賈南來者，莫不縮頸吐舌，懼廣人禍將不測。或曰：李鳳公署扁字，擅改聖旨之賜，朱其戶壁，僭擬王者之

居而堂題華夷貢賦侈然若　九重尊嚴矣或曰

李鳳藐視　詔旨高坐不出趨迎任委官市井之

輩莪冠高輿輕侮　詔使郎　萬壽諸賀大禮

皆公然不行矣或曰聽信姦棍誘說挖寳掘地得大

鐵貓一箇重數百斤乃昔大盜黄蕭養等叛亂事敗

而埋藏者李鳳輒示人以爲天賜興王之兆迎至殺

牲吉服行祭民間喧傳𠒋　君之人得反賊之物

大爲駭怖矣或曰香山濠鏡澳有三巴和尚者巨富

李鳳親往需索激變黒夷干戈相向不得志而歸日

增兵增船又打死羅通事香山軍民澳門漢夷恐大兵勦洗非署印湯同知出示安撫人心驚惶幾成大亂上年八月突有海船三隻其船與人之高大皆異常而人又紅髮紅鬚名曰紅毛夷將至澳行劫澳夷有備執殺紅夷二十餘人而去皆謂李鳳深恨澳夷曾遣人啗之以利勾來滅澳此實澳門前所未有李鳳仍遣船追送不及澳夷且日懼紅夷必懷報復再擁衆至矣或又曰李鳳時時有人往來暹羅日本等國示以澳門殷富餌其來澳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

騙之耻、至於珍寶奇貨、堆如山積、美婦艾女、聚如市
門、弁髦文武百官、草芥漢夷衆命、冠帶之濫給等於
天官部、刑罰之慘施酷於鎮撫司、征歛之横暴甚於
刼奪盜所、任用左右、非逋冦亡命之輩、則積蠹漏網
之徒、眞虎而翼飛而食人、故珠使李敬以同類且甚
惡而痛絶之、盡罄南山之竹莫寫其贓罪者、臣等訪
詢既眞質證甚確、憂切於衷、義形於色、竊謂鳳之無
君無法、辱官虐民、惡既貫盈、皇上赫怒、徐置典
刑、自足伏辜、惟是紅夷暹羅日本之勾引、萬一諸夷

輕信倚鳳爲内應鳳之意雖在滅澳夷逞其雄心不知澳夷騷動全廣漸無寧日全廣騷動天下漸無寧日在在實苦礦稅人人易與爲亂其時縛鳳寸斬以謝天下晚矣臣等切思欲杜亂萌礦稅必不可不罷中使必不可不撤逆惡釀亂如李鳳又不可不亟逮正法以安澳夷寧全廣杜紅夷羣醜之窺伺也且聞李鳳所進正稅及孝順土儀諸物不過數十萬其所私藏寶玩金銀珠幣不下數百萬 皇上試行該省撫按官查而籍之於 大工之助非小何故任

其剜入胷肉填鳳谿壑爲　國家禍本耶李鳳贓私狼戾臣等遠已知其槩撫按官近必知其詳伏乞勑下錦衣衛杻觧李鳳入京正罪着落撫按官籍其所有造冊差官觧　進撥置羽翼惡黨一一提問追贓究擬庶中夏更生外夷懾服懽聲遍海隅祝聖天子萬壽無疆而億萬年治安之慶端在是矣臣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災異請停礦稅疏　李雲鵠

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乎上失天心下失人心天人之心一失則禍不旋踵而天下之大事去矣今日生民之塗炭已極礦稅之停止無期亂形已兆危在眉睫舉　朝臣連篇累牘靡不人人憂亂瀝血披肝靡不言言欲　皇上止亂乃　皇上未即報可豈以百姓尚可支持諸臣之言爲過計乎　臣等謹爲我皇上直陳之頃自　宮殿被災舉　陛下朝會燕處之所一朝而灰燼之　天心警告豈曰細故不

意　皇上且藉之以爲利媒也姦黨簸弄惡璫四出假　九重之威靈吸萬姓之膏血世上無樂生之人地下皆不安之鬼流毒海宇黎庶之蹈湯火者業巳數年而人之數窮　天心仁愛譴告紛紛太白經天五山出地黃河時竭時溢妖星乍散乍聚邇且爲鍾山　孝陵之火爲鳳陽　祖陵之雷雨拔木無象不告而天之變亦窮嗟嗟勢巳窮矣窮而通焉世之幸也窮而不爲之通尚可言乎乃今海宇黎庶皮骨僅存吞噬未休萬口嗷嗷止欠一死且今

歲大江以北苦水大江以南苦旱饑饉之象已成衣
食之路已絕思亂之民尚能忍旦夕之死乎近聞睢
州大盜中有異人儻一搖動禍將不測恐非趙古元
李大榮之易與也此時將欲徵兵乎則吾民皆寇爲
兵者誰將欲徵餉乎則吾民皆窮爲餉者誰與言及
此大可寒心況遼左大壞於高淮而東藩撤雲中盟
寒於黠虜而西釁開鑾莫計失於寶井而滇南危兩
廣騷擾於珠池而嶺南困他如倭寇方生心未已而
機易山之使若或招之九邊方脫巾可慮而石嶺關

之稅若或促之中外隱禍明在目前譬之人之一身
病根未除元氣久虛尚舍藥餌而縱酒色一旦四肢
百骸諸病發焉而身危矣今日時勢何以異此固知
天祚　聖明必萬萬不如臣等之言萬一不幸如
臣等言　皇上以爲可救藥乎否耶　皇上試
一思之其停止礦稅當不俟臣等言之畢矣蓋當此
時而報罷則百姓見德可以忘怨　朝廷收利併
以收名計之上也倘不然則財已盡而索之無益民
已離而追之無已在　朝廷空受不停止之名在

國家且中不停止之禍至于禍至而始議罷 臣 等知其無及也況四海蒼赤皆 上天所愛 祖宗之所遺者頃 宮殿之警 上天不能得之於皇上而今且陰示之於 祖陵則 天與祖宗之心可知 皇上至仁至孝縱不爲生民計寧不亟爲順 天妥 祖計乎且數年以來諸臣之爲礦稅而被逐者老錮丘園爲礦稅而被逮者幽縶囹圄何者不上干 天地之和何者不仰厪祖宗之慮則又何可不蚤爲之計也 臣 等一念朴忠

垂涕　上請語語剖心冀回　天聽寧甘鳴仗
之罪不敢恃處堂之安冒瀆　宸聰誠非得已伏
望　皇上上畏　天變下憫人窮薄無用之財
消已形之亂　速罷礦稅與民更始仍將諸璫與姦
黨之害民者悉治之以法使天下曉然知礦稅之行
原爲愛惜小民則　聖德之虧可以復完民心之
渙可以復萃策無有急於此者再乞亟沛　綸音
將被逐之臣盡　賜召還被逮之臣即　賜釋用則
天下臣民咸舉手加額交口頌如天之　恩齊聲

祝無疆之　壽而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
此一舉矣臣等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劾惡璫請寬逮臣疏　李雲鵠

臣等竊惟人臣之罪莫大于抗命行私莫大于欺君說謊莫大于逼殺官民不謂當今　聖明在上乃有陝西稅使梁永者其罪可勝誅乎頃當停礦分稅之　旨一下太平已兆于　溫綸而梁永恭奏縣官之疏隨出　聖意復因之震怒逮咸陽知縣宋時際降咸寧知縣滿朝薦一時奉有　嚴旨　臣等相顧愕然何　上天雨露方施而忽有雷霆也即欲具疏　請寬猶恐時際輩或以調停不善致

之不敢月昧以煩　宸聰尚次且以待忽接邸報見陝西巡撫顧其志叅劾梁永惡狀滿紙皆犯　國法不赦之條始知梁永前疏蓋先發制人以欺我
皇上耳臣等于是不覺髮上指冠恨不得　請
上方劒誅此璫以謝西土之民謹列其罪狀爲我
皇上陳之夫　明旨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容令棍徒肆行搶奪而永則潼關咸陽二處仍要委官自收此茂　旨之罪一　自有礦稅以來未聞
皇上有用中使鎮守事而梁永乃敢假稱　皇

上留鎮陜西大張威勢此假旨之罪二 羽翼萩勳等各處綱利日騎驛馬絣笄紛紜騷擾以致鄉市軍民瘯集省城要殺梁永要殺呂四樂綱永猶晏樂庄園非都司王繼英飛騎促之入城則咸陽一火永何足惜其地方殘破不知當作何狀此激變之罪三縣官雖小固受　朝命以字制一方者昔云郎官上應列宿今梁永以需索氷片五千斤逼令知縣郭尚友以引疾去妄拏淳化縣門皂致知縣王應選以单騎𨈆此凌辱有司之罪四殺人者抵命律有明條胡孝打

死王邦治業被告發正罪矣永且庇之誣縣官而欺

主上此誣奏之罪五占操軍納亡命皆律所嚴

禁永占西安衛軍千名召募李朝仁等數百名窩藏

強盜李鄂等千餘名身着戎衣連騎馳騁即隨從樂

綱者亦常有二三百人意欲何爲此不軌之罪六選

淨身以充使令則使快手倪龍等訪有民間子弟稍

清俊者強拿閹割枉死多命致王朝陽等數百人咸

登鬼錄此故殺之罪七縱呂四趙三等強搶人口叚

芳之男女二人打掃夫孫其妻桑氏快手吳邦印妻

徐氏劉一朋妻白氏盧氏皆被奸占三秦之地幾于
無法無天此縱惡之罪八誣監生誣鄉宦誣客商誣
富民所嚇不下數萬金而玉帶古畫白玉黄絲古銅
寶玩一詔鯨吞此剝民之罪九指揮劉應聘以解銀
被責死縣丞鄭思顏以見遲被責死生員王守胤以
送金少被責死武學生李弘遠以條陳觸犯被責死
馬夫李定等三名以譖言枷責死段行樊菊泉金行
張在羊毛行董玉富民李從敬以需索不遂夾打死
門子小張兒以洩漏詐財密謀責六十死倡婦劉乖

嘴以不會奉承即時勒死此擅殺之罪十夫梁永虎視西陲罪大惡極若此尚敢庇護胡奉等欲脫之獄故誣縣官以激　皇上之怒永之奸狡無禮是尚謂知有　朝廷法紀乎今據撫臣之疏則時際之責胡奉等正欽遵　聖諭擒治一二以洩衆憤固以禁奸實以安永也永奈何不以爲德而反以爲讐耶　皇上試一思之孰是孰非當不待臣等言之畢矣況遡來中使播惡處處皆然趙欽滿載以歸黃勳毆官倡亂清明世界閹宦横行藉　九重之威

靈煽四海之虐焰不謂陳奉去後又有陳奉陳奉之後又有陳增也世道可勝嘆元兇可勝誅哉昔漢臣張綱爲御史時見當時委縱宦官恐致禍亂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遂退而上書臣等一念朴忠敢後千張綱乎故罣涕合詞以 請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梁永等 亟賜重處仍乞 寛宋時際之逮復滿朝薦之官使天下之人知 聖明終始得意寛嚴原無成心 聖德光而 國法正萬代

瞻仰在此一舉願 陛下留神省覽 宗社幸

甚天下幸甚臣等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

至

蜀興大兵乞罷礦稅寬採木疏

蕭如松 二十七年上

臣惟古今論治者必准諸孔孟孟子論布縷粟米力役之征用一緩二其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盖恐征之無節或以戕民命也孔子論足食足兵民信之政終不去信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盖恐聯之無術或以離民心也格言垂訓凡以重民世代相傳守爲成憲頃自 大工鼎建、師旅東征、國費浩繁、司農告匱、 皇上採取礦稅徧

天下蜀僻西南一隅亦經遣使不克以窮荒希免矧
自閣部院寺臺省內外諸臣憂治危明連章累牘悉
由中格臣雖抱赤衷何敢妄意悟主以煩
天聽惟是西蜀連年水旱頻仍民窮財盡採取大木
之後已與他省不同況加以用兵而兵事又復孔棘
耶當此之時猶然兵木礦稅一槩併興竊恐累征無
已民命不堪地方之禍將有不忍言者臣自起家復
補留臺荷國厚恩懼無以報矧臣蜀人習熟鄉閭
疾苦兼以惡酋倡亂患切剝膚知而不言言而不盡

上無以通　國家之壅蔽下無以消地方之隱憂不
忠不直何辭以逭謹先陳繁役之苦而後望　皇
上以寬恤之仁可乎夫蜀之大木非常產也每在夷
方深箐之中斧斤不入之地更歷數百十年之久方
成巨林乃可供用此無論夷人索直百倍尋常即輓
運艱辛萬夫併力如臨溪澗必伐木填濇方可轉輸
一遭顛墜多不保命夫役露處深山裹粮充飽偶冒
瘴癘半屬死亡初次兩運雖經報完三運屆期無木
可採即有之多不合式官之催督[illegible]星火民之供

辦抛命山林此誅求之苦可爲沉溺者一也蜀之四面皆夷其土止可種植曾未開有礦可採縱有或在近夷之地夷性鷙獰每乘隙以生端夷心貪殘必垂涎而快意若礦山一開彼決不甘心利我而操戈構黨共起爭奪勢所必至刱開山必用夫役煎沙必資工本窮山瘦谷所煎幾何工費浩繁得不償失老羸不堪壯丁有數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此開礦之苦可爲流溺者二也蜀之土産原無異物蜀錦造自 王府銅錫來自滇南非民間有也即如報稅者所開[illegible]

木杉板藥材生漆白蠟紅花等項爲利幾何別省城
舊有稅局瀘州重慶合州永寧烏撒等處各有稅額
其杉板沿江而下荊州一稅九江再稅蕪湖與下新
關又稅商人夙指爲苦今復從何加征乎中使奉差
而出不克神輸鬼運豈肯束手便民當事諸　臣心雖
恤民勢難相左若比照別省設法措派未免剝民膏
以克商課風聲所動人人疾首蹙額罔知所終此抽
稅之苦可爲流涕者三也夫三者騈集民力已疲而
況軍旅之興適值其會播酋楊應龍包藏禍心匪一

朝夕 臣聶司理貴州曾經會勘其兇惡及入留臺亦嘗露章于時尚持勦撫兩端以冀其悔禍其後猖獗不已傷損兩省官軍數至無筭今接邸報復敢統兵四出蹂躪綦江分犯南川江津勢若燎原不可樸滅識者共知其罪不可解矣 皇上震怒斷在必征選將調兵懸賞議罰以救民于水火蜀之父老子弟舉手加額日望 王師眞如大旱霖雨其他一切兵餉等費 廟堂自有區畫以濟燃眉顧調集多兵遠通屯戍蜀人將居止之不寧矣屯兵十萬日費萬

粮蜀人將轉運之靡遑矣兵連不息商旅戒行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蜀人將廢業從事而身家之莫保矣此雖無他徭役分其心力俾之一意從戎猶恐不贍而況加以採木開礦抽稅之役乎公役繁興民力有限時方疲神於木廠又欲効勞于軍前尚未脫足於礦山又復竭膏於稅局此而不能支持不無展轉溝壑一或誤被搖惑寧保不投夷方解體離心禍亂大作雖有善者末如之何譬諸人身手足病則可療耳目病則可療脫或四肢百骸一時俱病則精血耗盡

身命隨之即盧扁復出胡以救其生哉儻以蜀民此時景象献之圖畫　皇上必有恍然惻惕然隱而不忍安然於懷者此正賈生所謂可爲痛哭可爲長嘆惜而不止于流涕者矣夫　皇上之恣播酋非以其好殺人乎而以兵與政無以異也則舉征歛而稍寛之是今日保民之急務也　皇上之征播酋非以重疆埸乎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則舉疲民而休養之是今日保邦之先圖也伏望　皇上加意元元酌量緩急遵孔氏之敦信結心體孟氏之用一

緩二　宸衷獨斷破格施仁如謂採木之役所關
大工終不可罷則准其折筭寬其期限以少舒
民力至礦稅之採原非遠猷須知止足則收回
成命撤還中使以少節民財俾蜀人得免椎骨刻髓
之擾專一干戈甲冑之場萬民戮力同心叛夷斬首
獻馘一方既靖鄰省皆安四方無虞　皇圖鞏固
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奚臣一念朴忠不敢逞臆
高論惟以蜀民迫切之情備呈　上覽伏乞　皇
上亟賜施行蜀民幸甚天下幸甚

[illegible]